

■ 我思我写

在记忆,也在挖掘

有一段时间,我就像一块干燥的泥土,被祖父扬起的锄头重重一击后就彻底溃散了,怎么也聚不成团了。时间长了,那些泥土似乎不再是泥土,而是变成了一群蜂,它们在我的内心左冲右突,总想找到一个缺口飞出去。虽然我多么希望泥土转成团,那样让我感觉沉实;也希望那群蜂飞出去,到属于它们的天空和花朵那儿去。而我无法控制这种混乱的局面,就像一个懦弱的指挥官,无可奈何地面对两军混战。我不得不忍受泥土的咯痛和蜂的乱蜇。我明白,我是缺少了一点“水”,或者是缺少了一扇窗户。

这种混乱也许是与生俱来的,我无法拒绝。我只有裹挟着它,抱着它,缓缓前行,就像谁也无法逃离生活而存在。我从事过很多职业,种过田、挖过矿、教过书,做过报社记者、杂志编辑,在小县城是一名公务员,在南方是一名打工仔。我坚持用一双手做事,两只耳朵聆听,三只眼睛看世界。我不想做一个同生活擦肩而过的过客。我回避不了柴米油盐酱醋茶。我是负荆的樵者,不是撑竹筏的人,也不是坐游艇的人。这都是真实的生活,我不是观众、不是演员,而是真正的角色。我是在做一个人,而不是在表演生活中的我。

我常常怀疑,自己是否停留在生活的表面。我观察到的,聆听到的,都只是冰山一角。我有理由怀疑自己,也有理由否定自己。我总想不断地深入,有时是从记忆中挖掘,有时是从现实中去发现。记忆的空间很广阔,也很丰富,经过时间的淘洗,浮沙早已散尽,只留下那些咯得人心痛的,或者感动人流泪的片段。我有意将这些片段拉长,放大,揉成自己想象中

的模样。有时也会将若干片段连接起来,让它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故事中有我祖辈父辈的影子,有我爱着的人,也有爱我的人。比如,《满地姜娘》里的驼狗子,那些种姜和卖姜的事,其实就是发生在我祖父身上的真实的事情,我只是将它记录了下来。我记得祖父说起过一次卖姜的经过,有一次他挑了一担姜到30里外的镇上去卖,在离镇子不到5里路的岔路口,有几个年轻人围上来买姜,挑挑拣拣中,一个人偷偷拿了一捆姜往镇子那边跑,另一个人拿了一捆姜朝相反的另一条路上逃。等祖父发觉了,却没法追,挑着担子追不上,不挑担子又不放心,结果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将姜拿走了。回来的路上,祖父去一处熟悉的人家讨水喝,碰巧那家人的孩子病了,却没钱看病,祖父便将那一担姜钱全给了他们。祖父的善良就像一株姜一样枝繁叶茂长在我的记忆中了。

比如,《阴阳祭》里的“祖母”,她就是我祖母的一个影像。虽然我的祖母不会行医,但她们历经的苦难和骨子里的坚韧何其相似。在我的内心,她们是同一个人。我虚构了一个故事,但没有虚构祖母这个人物。在现实中有很多人物,他们远比纸页上生动,而且有血有肉,有精气神。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任何塑造都会存有缺陷。有时是因为太完美,有时是因为太平面。还有《阴阳祭》里的“我”,一个夭折的小女孩,她其实就是我的妹妹。我有过3个妹妹,一个永远只有4岁,另一个两岁死去,第3个不到半岁就夭折了。在我所目睹的死亡中,3个妹妹的死亡是最具穿透力的箭,它正中了我幼年的心脏。她们都埋葬在一个叫绿谷塘的小山坳里。

10岁之前,我没有去过绿谷塘。我听一位亲戚说,有一个晚上他从那里经过,很多小孩举着磷火,欢呼着奔向他。我很想去看看,那些孩子中有没有我的妹妹们,可大人们不允许,他们怕他们邀了我去做伴。在《阴阳祭》里,绿谷塘就成了村庄的背面。

记忆是有误差的,它会散佚,也会遗漏。那些散佚的部分,我往往会用想象来填充,但我觉出了它的不真实。记忆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有时它也会拒绝我们。

后来,我离开了村庄,到一个小县城生活。黄昏,寂静的午后,或者寂寞的夜晚,我喜欢一个人在老街破巷里独行。因为风雨和时间的洗涮,那里的一切都褪去了浮华的外表,它变得沉静、单纯。我只能依靠想象来完成几十年前百年之前的生活。《半窗红烛》中的赵半窗,《鸽哨满天》中的红衣白衣,他们都是我假想的生活于其中的人物。我很难回答,他们的真实与不真实。我只是看到,在某个时刻,他们同我一样在那样的街巷中行走。斑驳的土墙、破旧的窗棂、暗淡的灯光,是时光隧道中那么深邃的一个世界。我看得见,却摸不着。想同他们说话,一起漫步,但最后我只能站在街口或巷尾,注视他们远去的背影。

他们远没有现实来得真切。

我的眼睛依然在街巷中转悠。我的身边聚集了大帮的贩夫走卒,卖菜的、拉板车的、剃头的、开小卖店的。为了一分钱,他们讨价还价;为了一声吆喝,他们凝聚了毕身的力量。这些都是真实的,活生生的,我无法想象也无力虚构。比如,《纸羊》里的三驼子、《刀疤》里的七刀,他们同赵半窗,同红衣

白衣是多么的相似,却又是多么的不同。我热爱他们,也热爱他们那种生活。也许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目光会停驻在他们身上。他们会跳跃在我的纸页上。因为若干年后,他们也一样会成为记忆的一部分,只是我不清楚,在记忆的人群中除了我还有什么人。

我忽然记起小时候过端午节,祖母会用丝线织一只蛋袋,再挑枚特大的熟鸡蛋,染红了,装在蛋袋里,挂到我脖子上。那两三天里,鸡蛋就成了我生活的全部,最后鸡蛋还是被碰破了,我流着泪将它吃了。在我的记忆中,祖母总是黑衣黑裤,连头上的帽子也是黑色的,可她却珍藏了一束五色丝线,一束永远也用不完的五色丝线。每年她都会用那束丝线织一只五彩的蛋袋给我。我喜欢那用五色丝线织成的蛋袋。蛋吃了,蛋袋却不知被扔到哪去了。它们悄无声息地退出了我的生活。它们被时间的尘土掩埋了,或者掉进了虚无的黑洞。

我的内心突然填满了恐惧——时间是一个看不见影子的杀手,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追杀我们。哪怕我们睡着了,它一样会用刀子,将我们熟睡的那一部分割去,绝不手软。虽然我年龄不是很大,但是在一把永远不会停止的刀子面前,同样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我幻想能有一只五色蛋袋将我们紧紧包裹。我渴望找到那些五彩的丝线,然后,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像祖母一样让丝线在指尖缠绕、交织,自己动手编织一只属于自己的蛋袋。我的文字就串连在那些丝线上,它们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手心挨着手心,根系连着根系。它们不属于我,而属于那只五色的蛋袋。

□ 鲁 焰

■ 桃李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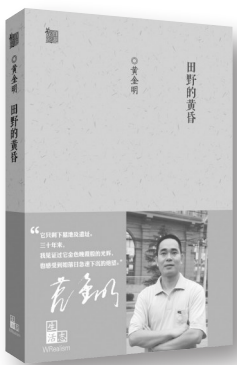
孙末

为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高研班学员,其长篇小说《单身太久会被杀掉的》近日由新星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关于抑郁症、医药公司、医院和城市孤独人群的长篇小说。为研制抗抑郁新药,上海帕罗药业投入数亿资金,据说这种药能让大脑产生一种最完整的幸福感,可以彻底替代“爱”。此时,一场计划缜密的阴谋正在阻止新药的上市。作品以推理小说的形式剥开都市人一层比一层更深的孤单,让隐形的都市孤独症候群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部小说原名《瓶中人》,曾获第六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优秀作品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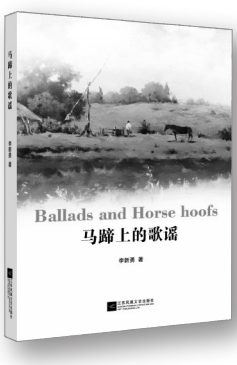
黄金明

为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高研班学员,其散文集《田野的黄昏》纳入“生活志”文丛,近日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其结构恢弘、谨严。全书由“山水”、“建筑”、“植物”、“风土”、“器具”、“生灵”6章组成。作家以一个乡村的繁荣兴盛为蓝本,从自然学、人类学、心理学及哲学角度切入,通过揭示故乡沦陷的根源,映照出中国农耕文明在工业时代逐渐崩溃乃至解体的悲怆历程,并着力探寻了新一代农民的生活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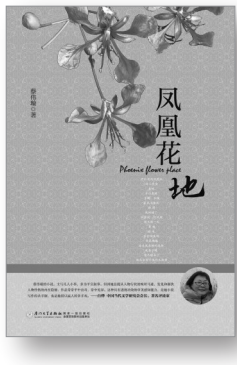
李新勇

为鲁迅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其散文集《马蹄上的歌谣》近日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该散文集精选了李新勇近年发表的79篇山川美文,其散文干净雅洁、清新深邃、别具一格,传达出作家对土地的尊敬和热爱以及对人性和自然的独特思考,闪烁着人文主义的光芒。其代表作《秋风野菊》《河西走廊的风》《偷欢》《日渐淡淡的地理乡愁》《安静如此辽阔》《无比虚弱的强大》等,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蔡伟璇

为鲁迅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其短篇小说集《凤凰花地》近日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该小说集收录了作者近几年发表在文学刊物的十几部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反映的生活领域宽广,塑造的人物形象多样,其中包括官员、普通教师、退休干部、村民农妇、社会青年等等。作者总能从人物行踪的蛛丝马迹,发掘出人物性格的内在隐秘,作品常常平中出奇,常中见异。



■ 东庄西苑

离别之痛

2014年11月24日,一个秋风伴着暖阳的日子,忧伤与温情填满时光。

这一天,我们心头那个隐约忌惮的日期终于降临: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结业。61个同学,天南海北,集结在一座简朴小楼,以文学的名义,共度66个昼与夜,现在,就要分开。

终于来临的离别,就在我与同学紧紧拥抱时,重重地砸下,我哽咽着,猝然转身。当我背负着说不出的伤感,踉跄而去的时候,有一双手却在顷刻间握住我的手,托住了我的坍塌,一直支撑我到楼梯口,走到开阔的地方去。

借助这股力量,我站在天桥,看车流人流,离别忽然也变得博大,那个充满感伤的场景,嵌入这个广大的世界里,有如旷野里的一缕人间烟火。风,吹满脸泪水,我得以继续前行,迎接等在面前的更多告别。

握住我的手,将我的巨大无助打散的人,是我的鲁院同学。如今离开鲁院已有两个月,回望那段时光,我想起了许多托举我向上的力量,其实都犹如在我虚弱中伸过来的援助之手。而离别,恰恰由于这种力量的牵引,让我们记住曾经的美好。

是的,就在那个别离时刻,在一次次拥抱、哭泣中,我提着行李走出鲁院大楼,午时的阳光正暖、正浓,明亮地照射过来,晃了我的眼睛。瑟瑟摇曳的金色银杏树下,同学正等在院子里,还有孩子气十足的班主任。阳光一直照在我的眼睛里,以至于我看不清他们的面庞,只记得他们的眼神一直跟随我走到院门外,搅动着我的肺腑,强化着我的不安,深深地印在我脑海……

别离,是人生的疼痛,无人愿意品尝。可是,人的一生,就是由一次次别离慢慢打磨,有了这种苦涩与煎熬的滋味,人的成长,才有了坚实的根基。

就像两个月后的此时,纷纷扰扰的生活流里,那些有关鲁院的相聚与别离,也在一点一滴填补我们别后的岁月。

记得刚进鲁院,离别这个词就被一位同学开始“倒计时”,惹得其他同学忍不住叫停。是啊,距离分别还有很长时间,何不尽享眼前欢乐呢?

而当离别真的来了,自以为早已看惯人间离苦的我们,却又一次,在别离的当口,忍不住泪奔。

“鲁二十三”,比我们早一周面临离别,他们的诗歌,成了我们“鲁二十四”别离的预习:

秋风从哪里跑来都伤人/它把寒冷做成钢刀/要是一刀斩断就好了/为何它只让/离别疼痛

诗句,让最不忍的别离之痛,生生放置在眼前,读着,泪水哗地开了闸。

其实人生有多少次别离,穿行在成长的途中,一刀一刀地刺破平静,让我们疼痛滴血。我们,就在受伤与痊愈之间,来回地走。

疼痛,是由于不舍,苦涩是由于我们感觉到了幸福而不愿撒手,也是这些苦涩,才让我们备感以往的甜蜜。

一次次离别,一次次疼痛,让一颗心灵,渐渐靠近深刻。

“人去楼空。就好比是一场盛大的宴会,骤然结束了之后的情景。几乎所有的盛景最后都是凄凉。”最后一个离开鲁院的同学这样写道。

而我是有意订了结业当日的机票。我已预想到了别离在断绝中会给人带来折磨。我在那盛大的告别临时,与之匆匆交会,又急急逃离。我佩服那最后离开的同学,就那么看着60片叶子次第飘散,最终剩下自己。

其实在这不长不短的两个多月,我的告别,也一直是进行时:与大学同学告别,

与故乡好友告别,与京城闺蜜告别……一次次告别,总是令感伤陡然而生。而我们,透过那些长的或短的时光,看那些熟悉的面庞,脑海里飘而过的是那些共同拥有的日子里的林林总总。

友人对我说,离别不可怕,可怕的是遗忘,我听了心里一动。

告别,不忍、不舍、不愿,却终要到来。那些告别,让天各一方的人们,有了取之不尽的谈资,有了续写情谊的依据。这些难以名状的滋味丰富了我们内心的知觉,也滋养了我们的笔端。

这是告别留给他人的暖意。

我们怎么能割舍?“鲁二十四”,我们放下了所有工作琐事,重当了一回学生。生活忽然变得简单,我们在教室、食堂、宿舍之间三点一线地走着,在听课、笔记、阅读、写作之间打发光阴。那一段时日,对于我们这些早就结束学生时代的人而言,是单纯美好,是永生难忘。有的想起拔河的乐趣,有的忆起球赛的激战;有的回味一起唱歌的畅快,有的揣摩月下散步的惬意;有的怀念饮茶诵诗的乐趣,有的后悔莽撞导致的误解;连一起看电影、观展览、听音乐的那些琐琐碎碎,被我们一一记住。

于是离别在即,就有了有的同学连续熬夜赶在我们结业那天将印刷精美的毕业纪念册送到我们手上;有的同学将听课笔记一字字地敲成电子版,在天各一方的时日里交给他们温习;有的同学不怕麻烦将无数张同学照片分门别类放进QQ群;有的同学一如既往地“鲁二十四”的博客拾掇得新鲜而温馨,及时留下所有同学的蛛丝笔迹;有的同学在学习群里推荐好书,引领阅读……我们还会想起同学大包大揽帮我们寄包裹,想起他们费心组织航天城参观,想起班主任发给我们的话剧票《红玫瑰白玫瑰》……

陪伴他的是散落一地的诗稿。

此等事件不是凭空捏造,在生活中有踪迹可觅,写这样的情节并非难事,难度在于立意,即怎样通过庸常的经验表现超越现实的观念。邱红和许不多的命运之悲惨,恰是当下文化被边缘化、智力抵不过金钱的映照。他们一个在内心的驱使下试图通过积累财富改变命运,换来的却是噩运当头;一个在现实的逼仄下不肯放弃理想而与大众格格不入,并最终被理想所害,前者是悲哀的,后者则令人扼腕而叹。他们的故事

所凸显的是消费时代文化的卑微。假如这部作品是在为理想主义者招魂的话,则蔡伟璇之招魂有术在于:她在结尾通过众人或许不多出版诗集、邱红在首发式上朗诵诗歌的方式唤起了人们对精神世界的重视。

短篇小说不会死,是因为我们需要这种样式表达现实与精神的文学关系。蔡伟璇的写作就是这样从生活的表象出发,建构起一棵棵符合她个人审美习惯的“凤凰木”,树下林林总总的人或事,都是陪衬而已,主角都是她自己内在的观念。

■ 书海一瓢

文化理想的“招魂”

都说短篇小说要死了,小说家都跑去写长篇了,因为长篇赚钱。但总有那么一些人,不甘心让短篇小说死掉,他们亲历亲为,让短篇小说生命永续。写《开红花的凤凰木》的蔡伟璇也是一位。蔡伟璇是一位语言精致严谨而叙事又活泼的短篇小说作家,她的作品重视当下的社会经验,关注都市生活,因为烟火气浓重、地气浓厚,因而底气十足,透出一种见多识广的遇事不慌来。

《开红花的凤凰木》是一篇为文化理想“招魂”的作品,蔡伟璇从门前的一棵树开始,写两个文人为生计所

迫而渐变为俗人,一番迷醉之后又试图寻回理想,但却付出了生命代价的故事。画家邱红是小说的主角,出身农村的他相亲失败,原因在于城里姑娘姚烧与他门不当户不对。会画画又怎样?不得已,他由画而商,因商而奢靡、颓废,情场、官场通吃,连姚烧也投怀送抱,但他孤独丧失了自我。直到他身患绝症,才试图回到画板前。诗人许不多在单位频遭白眼,职位上自然不会有起色,百般憋屈之后他要出版自己的诗集。会写诗又怎样?势利的同事都不肯开车帮他,摩

